

1 瞬间兀立烈焰中

2003年10月11日晚,由我主演的大型魔幻歌舞剧《魔幻艳彩》在美琪大戏院开演。在华丽的音乐声中,少女们婀娜多姿翩翩起舞,簇拥着台中央熊熊燃烧火焰的魔盆,身着缀满闪光珠片的亮丽银丝纱裙的我,瞬间兀立于烈焰中,揭开了魔幻之夜的精彩篇章……

那晚上演的六大部分独立主题情景剧《魔幻艳彩》,炫丽迷幻,赢得一阵阵热烈掌声。2小时的演出后,几次谢幕再合上帷幕,走进后台,我们全体演员都激动地抱在一起大哭。这场大型演出,从酝酿到招聘演员,由著名台湾编导董成莹、著名道具设计师李霄飞共同策划、排练,整整耗费3年心血。这台集歌舞,杂技,魔法综合元素的大型剧目在上海滩一炮打响,成为我魔术生涯的新开篇。

2 沙滩上的白毛女

走出剧院,面对灯火阑珊的南京路,我感慨万千,思絮被牵到遥远的过去……

我出生在浙江舟山长白岛蛟龙小村,我家祖祖辈辈都以打渔为生,父亲常带着哥哥出海。那时,每当父亲出海回来,常会背着我去镇上看戏,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我特别爱看舞剧《白毛女》。看了《白毛女》就模仿,穿着布鞋天天在海边沙滩上“掂脚跳”。也许我自学的“芭蕾舞”跳得还像模像样,后来连学校的老师也总让我上台表演《白毛女》。我们长白岛很小,抬眼大都是熟人,我也就成了小岛的小明星。

上初中时,有一次越剧团来岛上演出,我是个戏迷,前后台围着剧团转。团长见到我,觉得我机敏伶俐,问我愿不愿意报考越剧团当越剧演员。我说“当然愿意啦!”但那时我还太小,人家团长也只是“意向”。但从那天起,我就认真学唱起越剧了。几年后,我如愿以偿考入“小沙越剧团”,那年我17岁。

我从“说唱念做打”学起,样样苦练。因为我要挣钱养家,也想唱出个名堂来。

1985年春节,我们越剧团跟上海魔术师虞雪芬在定海岙乡同台演出。白天我观看虞老师新奇的表演,晚上她也来听我们唱越剧。连着一周,虞老师的魔术表演紧紧吸引着我。看着她空中一抓抓出一只鸡、一只鸽子,一个箱子突然能变出那么多的东西……我看呆了,动心了,也想学魔术。那天,我鼓起勇气走到后台,向虞老师推荐自己。虞老师却很犹豫,她觉得我放弃越剧很可惜,但在我的再三恳求下,终于答应回去后给我发邀请信。

我向小沙越剧团提交了辞职信,一门心思等待虞老师的回音。那天,她终于来信了:“严荷芝同志:我们团准备到长春胜利公园演出,你于某月某日速来上海,我到十六铺码头来接你。”真是很感谢虞老师,从此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向我打开了……

坐船到了上海,在虞老师家安顿下来。我跟着老师每天紧张排练,虞老师先教了我两个小魔术——“单绑女郎”和“奇坤蛋”。用了短短的7天,我学会了这两套入门魔术。



严荷芝表演「变球」



口述 严荷芝 撰写 吴毓



严荷芝表演的变花、喷水

3 学艺须作有心人

跟随魔术团到长春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演出。在充满挑战的魔术行业里,要掌握魔术真本领,老师带进门,全靠靠自己学。

虞老师每次表演,我总站在后台目不转睛地细细观看,将她的一招一式记在心里,然后细细揣摩。演出结束后,我总想跑进那个道具间探究魔法的诀窍。但魔术道具室装着魔术的秘密,有专人看管,一般学员是走不进去的。于是,我就利用每天清晨练功的时机,早早向老师拿了钥匙,跑进道具间里看“诀窍”。我特别对虞老师表演的“人体分身”魔术着迷,对那些道具反复捣鼓研究,还偷偷习练。有一次,在捣鼓道具时被老师发现,被狠狠责备了一通,因为老师怕我弄坏了道具。

但我还是抓住任何时机跑进道具间琢磨。平日里也见缝插针,夜深人静之时,大家都睡觉了,我模仿老师的手法狠练手上功夫,甩牌、散花、钓鱼……这样,我每天只睡四五小时。功夫不负苦心人,没多久我就掌握了老师的许多魔法。

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一次,虞老师连着多场表演,累得脚肿得像馒头,鞋子都无法穿进去了。老师急得不行,正愁找不到人顶,一眼看见我,寻思我平日喜欢琢磨,也不知琢磨成什么气候了,就要我试试。



4 东海魔女遇海浪

对魔术的酷爱让我很快掌握了多种高难魔术,渐渐地,我萌生了自己创办魔术团的想法。但哪来资金筹建魔术团呢?我先在亲戚中借钱,亲戚借遍钱还不够,无奈中我只得敲开村里邻居家的门。乐善好施的戴成康大哥听了“我的抱负”,二话不说就拿出他家里全部的3000元积蓄,说:“你拿着这钱放手去干吧!”我感动得热泪盈眶,那时3000元在小渔村可不算是小数字!当时我就想,我如果成功了,一定要加倍报答他。后来,我到上海后把他的一对儿女全带了出来,他女儿现在已成为我最得力助手。

拿着借来的这些钱,我置办了全部行当,又在乡里招了几名女孩,就成立了“东海少女魔术团”。演出的场所,是定海城区可容100人的旧书场。

我们的演出虽然规模小,但在当地绝无仅有,因此颇受欢迎,甚至舟山区委书记也来观看我们的演出。

我带着小小魔术团在舟山岛上巡回演出,仅半年时间就踏遍了黄龙山,岱山岛,虾峙

岛,桃花岛,六横岛近百个岛屿。我们常常从这个岛赶到那个岛,道具音响搬来搬去,全靠租借的一条简陋的小船。

魔术团四处漂泊演出,非常辛苦。我印象最深的,是一次我们在黄龙岛遭遇台风被困十多天,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岛上好心的乡民给我们送饭送菜。趁风浪小一点时(无钱乘大渡轮),我们租了条小船去桃花岛。但出海没多时,突然一阵狂风暴雨,颠簸的小船左晃右摆差点被大海吞没!团里小姑娘吓坏了,惊恐得大喊“救命”!我也很害怕,但没叫“救命”,因为叫“救命”也没用啊!我故作镇静,稳定军心,心里默默祈祷。好在大海的风浪一点点平静下来,我们总算躲过一劫。

靠着艰辛的努力,魔术团在舟山岛小有名气了。1987年,我们魔术团一下扩大到30人,成为舟山岛上首个自负盈亏、自主经营的演出团体。在这期间,我有幸受邀到上海魔术团学习参演,获益良多。

我们的演出辗转浙江南北,演出场场爆满,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,我还被冠以“东海小魔女”的称号。这年秋天,魔术团从宁波巡演到余姚,余姚的龙山剧场演出票子已售出500张,但演出前夕,我忽然接到女友转来的紧急电话:父亲病危!这不幸消息让我晕了过去!

我父亲一辈子在海上颠簸,风里来雨里去,没有穿过好衣服。他一直想有一件挡风的军大衣,而我早帮父亲买好了,准备过几天回家给父亲过七十大寿时送给他。没想到父亲最终没有穿上我的军大衣,因脑溢血倒在茅草屋再也没醒来。料理完父亲后事,我久久地自责:为了魔术事业,我没能尽孝。我只能以更大的努力和成绩来报答父亲的在天之灵……

5 鬼使神差进银屏

1988年春,我带着演出团在上海松江演出,正碰上那里在拍摄电视剧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。剧组的摄影师朱家骅一见到我,就说我特有演员气质,请我尝试拍戏。此为前话。

到1990年时,我的魔术团运作出现问题,一时极度彷徨。这时我忽然想起朱家骅的话,不由自主地,双脚就往上影厂跑。到了上影厂,我犹豫了,两年前的一句话,也许只是戏言呢。正在门前徘徊,却被正要进门的导演成家骥“发现”了。他问我:“是演员吗?”我说:“是演员,但是魔术演员。”他说剧组正好在招电影《青春门》演员,你愿意来剧组试试吗?于是我就“鬼使神差”走进了《青春门》剧组。

试镜后,让担任《青春门》主角角纺织女工,我就跟随剧组赴安徽安庆参加拍摄。

银屏和魔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,我从头学起,花功夫去琢磨和体会每一个眼神和动作。我的演技和悟性获得导演和制片的肯定,从此片约不断,先后在《上海滩的大小姐》《佛光侠影》《阿福哥的桃花运》等多部影片担纲角色。为演技上更上层楼,在卢萍导演的建议和支持下,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深造,还和宁静成为同窗学友。

后来我又参加电影《卧底》拍摄,饰演金小姐。这是个身份多变,难度很高的角色,我发挥得还算成功。这时,编剧管新生看中了“我”这个素材,以我为原型写了一部《走近太阳》(12集)的电视剧本。陈心豪编剧又将剧本改编成上下两集电影,名为《东海小魔女》,我就出演里面主人翁渔家姑娘了。因为演的是“自己”,在香港华山导演指导下,我演得心应手。后来该片在浙江台定海电视台播放后,收到许多观众来信称赞,有许多粉丝要来向我拜师学魔术。

6 新锐魔法是追求

表演魔术始终是我的最爱,在演艺圈转了一圈,到1996年时,在一位舟山老乡、企业老总的支持下,我又组建了舟山魔术团。经过大胆的创新、探索、整改,融入许多现代元素,上海虹影魔幻艺术团诞生了。

重新打造的虹影魔术团,规模气度都今非昔比。我们向各大艺术学院校招聘艺术演技人才,魔术团有演艺中心、舞蹈队、杂技队、魔幻研究室。继2003年秋《魔幻艳彩》大型歌舞晚会在美琪大戏院演出获得巨大成功,虹影魔术团声誉鹊起,又走进上海大剧院、兰馨剧院。我还带着《魔幻艳彩》节目巡演了英、法、德等欧洲十国。

2010年的7月,中央电视台《乡约》栏目,就在我养我的长白岛上采访我。那一天,阳光艳丽,有三百多父老乡亲自愿来现场“捧场”。我在乡亲们中间,一种血液于水的深情,让我的魔术表演充满激情。一次次掌声响彻小岛。后来,中央电视台的《鲁豫有约》又约我交谈,现场和观众的真实互动,让我感受到人们对魔术艺术的喜爱,对魔术表演者的厚爱和关怀,我感动不已。

2011年春天,在上海一家大饭店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拜师仪式。这场拜师仪式弥补了我这一路走来一直没有“正宗师傅”的遗憾。成为我师傅也是我知交的,就是著名魔术大师李霄飞。那天有众多媒体和朋友前来庆贺,让我好开心。

艺海无涯,技无止境。自从拜师后,我的日程总是满满的,奔赴各地表演、向师傅学习、切磋交流。我希望带给观众永远充满惊喜和有创造力的新锐魔法表演,给广大观众带来更多的快乐和笑声!